

乾隆皇帝與焙茶塢

／廖寶秀

前言

近幾年來，學術界、博物館界對於研究或舉辦乾隆皇帝時期的文化藝術活動日益頻繁，儼然形成一股新興的「乾隆學」。乾隆在位六十餘年，留下了大量的史料、文物，無論從藝術、文化、政治等各方面來探討，均有豐富題材。因研究者漸多，乾隆皇帝喜好品茗一事，乃為人所共知，而乾隆茶文化的研究也成爲一項不容忽視的課題。

乾隆皇帝重視文人品茶，不下於任何時代的茶人，尤其他於各茶舍中品茗鑑畫與古人神遊交會，並以詩描述情境，形成其個人特殊的品茗藝術風格，是在歷代帝王中所罕見。茶舍

是乾隆休閒寄興之所，在乾隆十六年

(二七五二)第一次南巡，受江南文人茶風的衝擊影響，北返後即於京師內苑及各處行宮陸續興建茶舍，「玉壺冰」、「焙茶塢」、「千尺雪」、「春風啜茗臺」、「竹爐山房」、「試泉悅性山房」、「竹鑪精舍」等等都是分設於紫禁城、西苑、圓明園、靜明園、靜宜園內的茶舍。「焙茶塢」(圖一)是其中的一處，位於京城西苑東北區北海公園北岸的鏡清齋內(圖二)，也是現存唯一可見的乾隆茶舍。鏡清齋(圖二)現稱「靜心齋」乃爲清末所改，「焙茶塢」茶舍的外觀與內部裝飾雖已不復當年模樣，但地點及基本建築仍可見其梗概。

焙茶塢是乾隆皇帝烹茗賞景處，前年筆者因企畫「也可以清心——茶器·茶事·茶畫」特展，曾對乾隆茶舍作一考察，乾隆多處茶舍中僅見「試泉悅性山房」及「焙茶塢」，「試泉悅性山房」爲茶舍一事則鮮爲人知，而筆者根據乾隆御製詩〈試泉悅

性山房〉的描述與遺址上的天然門戶——彎曲的枯檜木幹(乾隆稱其爲「古檜曲倚石，爲門護幽徑。」)、流泉以及周圍環境，考證出其即爲乾隆建於香山碧雲寺旁的「試泉悅性山房」茶舍；(註一)後者「焙茶塢」建築雖還存於北海公園「靜心齋」內，然而遺



圖一 焙茶塢 (位於北京北海公園靜心齋內) 廖寶秀攝



圖二 靜心齋正門入口，後棟建築為「鏡清齋」正廳 廖寶秀攝

憾的是有關此處的說明卻被解釋為清代乾隆皇帝的焙茶之所，筆者覺得有為其正名的必要，而且也應將乾隆為何以「焙茶塢」為名的緣由以及茶舍內的擺設略作說明，此或可讓讀者更加理解乾隆品茗的意趣所在。



圖三 沁泉廊（位於鏡清齋之後） 廖寶秀攝

鏡清齋焙茶塢

如前所述，鏡清齋內的焙茶塢是乾隆品茶專室，而鄰近的「抱素書屋」、「韻琴齋」也是乾隆讀書、彈琴自娛的好去處，鏡清齋內景致如詩如



圖四 沁泉廊與鏡清齋之間，東有石橋，跨橋右側即為焙茶塢所在處。廖寶秀攝

畫，乾隆每至齋內之各處均有詩作。鏡清齋建於乾隆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間（一七五八—一七五八），光緒時曾對其進行擴建，園內以院落空間分成若干獨立景區，主要建築有鏡清齋、豐翠樓、枕巒亭、沁泉廊（圖三、四）、罨畫軒、焙茶塢、抱素書屋、韻琴齋等，這些名稱皆為乾隆所親自命名。園內以太湖石假山為主景，疊石岩洞、亭臺、小橋、流水作點綴，形成層次分明、曲徑幽深、步移景異、小中見大的空間藝術，是北海公園內最優美的園中之園，因此又被稱之為「乾隆小花園」。

乾隆時期西華門之西至北海公園一帶的宮室園圍均稱「西苑」，故現今包括西華門之西的「中南海」在內、團城以至整個北海公園區均屬西苑範圍。乾隆時期于敏中等奉敕編撰《日下舊聞考》內描述焙茶塢的位置，在西苑東北隅，先蠶壇附近，由蠶壇沿堤西北為鏡清齋，齋之東臨池有室，為抱素書屋，書屋東廊下為韻琴齋。鏡清齋之後北臨山池，上為沁泉廊（圖三、四），廊西有巖，巖上為枕巒亭。沁泉廊東有石橋（圖四、五），橋北繞池，由石磴而上為罨畫軒，循軒東廊

而南，有屋兩楹，榜曰「焙茶塢」，焙茶塢聯曰：「巖泉澄碧生秋色，林樹蕭森帶曙霞。」（註二）此段記載與現在北海公園靜心齋內的苑室、亭臺、樓榭對照，基本上並無差異，現今焙茶塢簷下乾隆御題「焙茶塢」匾，屋內壁上則掛有「巖泉澄碧……林



圖五 由焙茶塢往西可見石橋、沁泉廊、枕巒亭（遠處石巖之上） 廖寶秀攝

樹蕭森……」對聯，想必這一切的佈置都是根據《日下舊聞考》記載所作的復原裝飾，但實際上，匾文或室內的擺設已與原樣相去甚遠。

根據乾隆二十三年《養心殿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以下簡稱《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中清楚記載：「……御筆藍箋紙字焙茶塢匾文一張（大西天），傳旨將藍匾文一張做一塊玉璧子，安郭托釘挺鉤，其宣紙字斗鑲一寸藍綾邊在外。」，（註二）故知當年乾隆御題「焙茶塢」匾文是以藍箋紙書寫，托裱作成玉璧子，安郭托釘挺鉤，而今匾文則為黑漆底金字，與原作不大相同。焙茶塢內的擺設也不是乾隆時期的模樣，此為歷經嘉慶、道光各朝的更動，加上戰火破壞，擺設已經無法復原當年模式，是可以理解的。

雖曰焙茶豈焙茶

乾隆一生雅好品茗，西苑宮苑內除「千尺雪」茶室（在瀛臺附近）外，就屬焙茶塢最受乾隆青睞，乾隆二十三年以後，即時見御詠《焙茶塢》的茶詩，而焙茶塢匾文是二十三年二月交出裱作，因此焙茶塢茶舍的設立或

為此年春初。前文提到今人將乾隆時期焙茶塢茶舍解釋為乾隆皇帝用來作為焙茶的地方，實屬不妥，因為御製詩文中乾隆不僅一再詳述焙茶塢是他烹茗消渴的處所，也再三強調其為煎茶、烹茶的茶舍，不是焙茶處，北方不產茶，故也不焙茶，這一點識茶的乾隆是明白的。以下乾隆詩文可以清楚瞭解「焙茶塢」的確是品茶處而不是焙茶所。

「石上泉依松下風，竹籬製與惠山同。茶裏不止工其法，因事還思善納忠。」（《焙茶塢》乾隆二十三年仲春·一七五八）

「矮屋踈櫺祇兩楹，竹籬茗洒然清。今朝第一泉無藉，恰好收來雪水煮。」（《焙茶塢》乾隆二十七年立春·一七六二）

「雪華收滄雨前茶，按例勤擎候不差。郊外行來廿餘里，越甌消渴正資茶。」（《焙茶塢》乾隆三十二年仲春·一七六七）

「例有竹籬屋裏陳，奔忙中使捧勤頻。應教笑煞陸鴻漸，似此安稱事茗人。」（《焙茶塢戲題》乾隆三十四年新正·一七六九）

「貢來龍井雨前芽，焙法南方精且嘉。荷葉晶晶滿擎露。收將耐可滄新茶。」（《焙茶塢》乾隆三十五年潤五月·一七七〇）

「竹根培雪護階斜，壤塢蕭然號焙茶。K側居然坐陸羽，笑茲宜付彼為家。」（《焙茶塢》乾隆四十六年新正·一七八一）

以上數首詩文不僅道出焙茶塢的外觀、內涵、名號，甚至也將乾隆以雪水、荷露沖泡雨前貢茶的事實一一陳述。而下列數首則是說明焙茶塢之名只是假藉，烹茶才是正題。文中也一再提及以荷露或雪水來煎泡浙江龍井貢茶或顧渚茶；同時亦透露了第一次南巡至杭州龍井觀採茶，目睹茶農焙茶之艱辛，故取名即景，以示不忘民間疾苦，相信這是出自於乾隆的一片誠心，不是矯情也不是作態，是自然情感的流露，不然也不會於詩中再三出現。而今焙茶塢寫成乾隆焙茶所，實有辜負乾隆的掛念民勞之心，也對歷史遺蹟作出錯誤的詮釋。

「雖曰焙茶豈焙茶，（下註：凡摘芽芽必焙之而後成，此南方事亦惟南人始能之。北方無茶樹，安得有焙茶

事，不過取其名高耳。）北方安得有新芽。浙中貢茗斯恒至，荷露烹成倍靜嘉。」（《焙茶塢戲題》乾隆三十四年六月三日·一七六九）

「北地無茶豈藉焙，佳名偶取副清陪。亦看竹鼎烹顧渚，早是南方精製來。」（《焙茶塢》乾隆三十五年新正·一七七〇）

「鶴炭鼎烹雪水，龍園P滄春芽。即景謂能供奉，焙茶豈是煎茶。」（《焙茶塢戲題》乾隆三十七年新正·一七七二）

「野塢臨溪竹徑斜，選名題額愛清嘉。中人茗P勤貢奉，却是烹茶非焙茶。」（《焙茶塢》乾隆四十一年二月·一七七六）

「焙茶原祇設佳名，貢到雨前早製精。偶憩亦常得其半，竹籬每試一清烹。」（《焙茶塢》乾隆四十六年端陽·一七八一）

「貢茶無不焙成之，斯塢名惟假藉斯。一盞浮香烹雪水，冷泉亭亦似其時。」（《焙茶塢》乾隆四十七年正月·一七八二）

「松一竹鳳翠交加，等第箇中宜焙茶。綴景不過偶題爾，冷泉亭況

亦無差。」（〈焙茶塢〉乾隆五十二年新正·一七八七）

「生菜還須細火焙，雲林詩詠識其艱。（下註：辛未南巡至龍井觀採茶作歌，有慢炒細焙，有次第辛苦工夫殊不少之句，蓋未經目睹亦不知其艱也）安名綴景聊烹茗，依媚民情祇念閭。」（〈焙茶塢〉乾隆五十六年新正·一七九一）

焙茶塢的擺設

乾隆茶舍的擺飾道具，有其一定的個人風格與喜好，乾隆在每一處茶舍休憩的時間並不長，一年一次或二次，到焙茶塢品茗的季節大都在每年的陰曆正月至仲春之間，乾隆三十八年新正題〈焙茶塢〉詩中亦言及：「竹塢新春偶一來，乘閒便與試茶杯。最欣萬箇綠瓊處，根有深深白雪培。」由《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中二十二首有關〈焙茶塢〉的詩文得知，乾隆二十三年起至五十六年間，幾乎每年至焙茶塢品茶，在這裏他品嘗「雨前龍井茶」、「顧渚茶」、「三清茶」等，這些都是乾隆平時經常飲用的茶。雨前龍井及顧渚茶皆為江南貢品，三清茶則是乾隆調配的茶，以

梅花、松子、佛手煎泡，偶爾加泡龍井茶，（註四）乾隆三十年新正題〈鏡清齋〉詩中即提到：「冰上原銀鏡中來，據榻迴看鏡面開。自有一方呈照璧，本無半點惹塵埃。迤虛恰喜欄邊竹，入影猶疑岳裏梅。收得臘前雪盈盞，三清便與試茶杯。」，乾隆於焙茶塢飲啜三清茶由此詩亦可得到證明。而乾隆品啜三清茶是非常講究的，大多以乾淨的雪水沖泡，其他則用乾隆自封為天下第一泉的玉泉山泉水或各個不同季節的荷露為之。

茶室裡的設備，茶器有仿自惠山的竹茶爐（圖六、一三），鴿炭鼎、茗P以及全套的鸚鵡木茶具（此處茶具等同於置放茶器的茶籠，以下均同。）等等，（註五）茶^K上則置陸羽茶仙造像，牆壁上掛乾隆御筆「巖泉澄碧：：林樹蕭森：：」聯。茶室內擺設陸羽茶仙造像、茶器以及竹茶爐的事實不只御製詩內提及而已，亦可由《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中得到明確的印證。

乾隆在各地茶室所擺設的茶器相當考究，皆為整套全份，乾隆二十三年二月《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中〈行文〉記載：

「（二月）二十九日郎中白世秀、員外郎金輝來說太監胡世傑傳旨：著蘇州織造安寧照先做過茶具再做二分，隨冰盆、銀杓、銀漏子、銀靶圈二件，宜興壺、茶葉罐、不灰木爐、鐵鉗子、鐵快子、銅爐、鑷子、鏟子、竹快子等全分。欽此。」

於五月初二日郎中白世秀、員外郎金輝為據蘇州織造安寧來文內開，奉旨：傳辦茶具二分，未識照棕竹或斑竹、文竹樣成做之處，繕摺交太監胡世傑轉奏，奉旨：何樣工料儉省即做何樣。欽此。

於七月十二日員外郎金輝將蘇州織造安寧送到茶具、香几二分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持出暫收查庫貯，茶盤二件俟冰盆、銀杓、銅波箕等得時，將鸚鵡木茶具一分在藻鑑堂清風祝明臺（春風啜茗臺之筆誤）安，欽此。

於七月十三日員外郎金輝來說太監胡世傑交：紅如意雲口足紅字磁鍾四件、青如意雲口足青字磁鍾四件，傳旨著在茶具內用。欽此。

於十月十五日郎中白世秀、員外郎金輝將蘇州織造安寧送到：茶具內冰盆二件、宜興壺四件、茶葉罐八件呈覽，奉旨：欽此。」（註六）



圖六 清 乾隆 竹茶爐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由此幾則活計資料上所登載的全分茶器資料，再與乾隆命做擺設於焙茶塢的活計茶器，（註七）作一對照，得知茶具內的全套茶器至少有十八款式，品目為：冰盆、銀杓、銀漏子、銀靶圈、宜興壺、茶葉罐、紅如意雲口足紅字磁鍾、青如意雲口足青字磁鍾、茶盤、不灰木爐（竹茶爐）、（註八）鐵鉗子、鐵快子、銅爐、鑷子、鏟子、竹快子、銅波箕等收置於木器或竹器茶具。這一套品茶道具，相當完整，幾乎已完全承襲了唐宋以來對飲茶器具的要求。茶具大多為蘇州織造所承作，茶壺、茶葉罐雖為江蘇宜興



圖一〇 清 乾隆 青花、霽紅三清詩茶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一一 清 乾隆 霽紅荷露烹茶詩茶碗、茶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一二 清 乾隆 紫檀木茶具及茶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碗。這類款式茶鍾、茶碗似最得乾隆喜愛，有一定的規格紋飾，外壁主要紋飾均書乾隆御製茶詩，常見的有「三清茶」（圖一〇）、「荷露烹茶」（圖一一）、「烹雨前茶有作」等等，而這類茶鍾與竹爐形成全套茶具組合，（圖一二、一三）現今北京故宮博物院仍有收藏。

乾隆於各個茶舍的擺設，內容大多相同，由《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內

的記載以及分配情形觀察，可謂絕少使用到一般所認知的華麗琺瑯彩瓷、玻璃或玉質茶器，然而《各作成做活計清檔》或御製詩內亦載有製作或吟詠這些材質茶器的詩文，不過顯然這些茶器似使用於慶典或其他場合，在乾隆的茶舍裡使用的基本上是帶有文人風格的素雅茶器具，如竹茶爐、宜興器等皆是。這些茶器雖然不具明顯的宮廷裝飾，但仍有強烈的乾隆個人

燒造，（圖七、八、九）但也是經由蘇州織造承辦。而乾隆十七、十九年因陸續燒製多數宜興茶壺、茶葉罐，故乾隆二十三年二月、十月的成做活計《行文》中一再提及「嗣後再傳做茶具時其冰盆、宜興壺、茶葉罐不必做仍改竹爐。」

宜興壺、茶葉罐等皆經乾隆的特別設計，與一般民間所用不同，如仔細核對《各作成做活計清檔》資料，即可確知茶壺、茶葉罐為一面御製詩，一面繪畫，畫稿為乾隆命宮廷畫家丁觀鵬、張鎬所製，然樣稿、木樣必須呈覽核准後才可製作。（註九）紅如意雲口足紅字磁鍾、青如意雲口足青字磁鍾，就是霽紅彩、青花詩意茶

鍾，（圖一〇、圖一一）因其口足繪飾如意雲紋，故在《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內偶以紋飾描述，但大多數記載仍為紅花或青花白地詩意茶鍾或詩意茶



圖七 清 乾隆 御製烹茶詩宜興茶壺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 清 乾隆 御製烹茶詩宜興茶葉罐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九 清 乾隆 籐編茶具（茶簞）及茶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一三 清 乾隆 紫檀木雕花茶具及茶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風格，宜興茶壺、茶葉罐上的一面御製詩，一面繪畫就是很好的例子。由《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內的鉅細靡遺記載，亦可瞭解到各茶舍，甚至於所有

宮室內擺設的器物或裝飾，完全是由乾隆主導。今日所見多套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乾隆茶具（圖九、一二、一三）與《各作成做活計清檔》所載雷同，而且深具文人茶器特徵，此與乾隆朝的其他器物相比是較為獨特的，由此亦見乾隆不僅深諳傳統文人品茶，而且堪稱茶人皇帝。

焙茶場的擺設明顯呈現其為一處專供乾隆休憩品茶的地方，而且是一處深具文人氣息的名室，並不是焙茶場所。乾隆喜愛品茶、作詩，每來必有《焙茶塢》詩，但由於政事繁忙，又茶舍分佈四處，一年難得幾次移駕，而侍茶使者的匆忙備茶，連茶室內的陸羽都要笑他哪是事茶人，（「例有竹籬屋裏陳，奔忙中使捧勤頻。應教笑煞陸鴻漸，似此安稱事茗人。」）其實這也暗喻乾隆自嘲自己偶爾為之，又哪稱得上茶人呢。乾隆將陸羽茶仙造像置茶舍，不但表示其對茶的尊重，也是一種情境的提升，於焙茶塢茶舍內與古人交會神遊，乾隆的品茶意境，是不可以一般品茗者等同視之。

註釋：

- 一、廖寶秀，〈乾隆皇帝與試泉悅性山房〉，《故宮文物月刊》十九卷九期，二〇〇一：十一，頁三十四、三十五。
- 二、于敏中等，〈國朝宮室 西苑〉，《日下舊聞考》。（臺北：新興書局，一九七五年。《筆記小說大觀》四十五編第七冊，頁二九二、二九五。）
- 三、《養心殿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乾隆二十三年二月〈匣表作〉檔冊。
- 四、三清茶的歷史或可追溯至宋代，清代皇室最早飲用三清茶的或始於康熙皇帝，然並無發現皇帝本身所留記載文獻，而乾隆皇帝喜愛三清茶，並於乾隆十一年御製《三清茶詩》一首，以後即以此詩作為飾紋，於瓷器青花、紅彩、玉器、漆器茶鍾上書寫或刻劃。由文獻記載及現存文物對照，三清茶詩茶鍾可能是乾隆一生最喜愛的茶鍾款式之一。
- 五、乾隆二十三年十月十五日郎中白世秀員外郎金輝來說太監胡世傑傳旨：著照先做過茶具再做一分，其高矮大小俱各收些，冰盆、宜興壺、茶葉罐不要。欽此。於十月十八日郎中白世秀、員外郎金輝將蘇州織造安寧送到：紫檀木茶具一分、瀉鷺木茶具一分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將紫檀木茶具在澤蘭堂擺，其瀉鷺木茶具在焙茶屋擺。欽此。（《養心殿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

- 六、乾隆二十三年十月〈行文〉檔冊。《養心殿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乾隆二十三年二月〈行文〉檔冊。活計清檔內地名、器名、人名經常有誤寫或同音異字的情形發生，此或為謄寫人素養不高之故，如「焙茶塢」寫成「焙茶屋」；「春風暖茗臺」寫為「清風祝明臺」。
- 七、同註五。
- 八、不灰木爐為竹茶爐之意。資料詳見乾隆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各作成做活計清檔》〈雕鑿做〉。（「十二日員外郎白世秀來說太監胡世傑交不灰木火盆五件，傳旨：著做竹爐。欽此。」；「於本月十一日，員外郎白世秀來說太監胡世傑交竹爐一分，傳旨：著照此樣用不灰木成做竹爐。欽此。」）
- 九、于九月二十二日員外郎白世秀將做得木茶吊樣一件、錫圓茶葉罐一件、海棠式一件、四方入角一件、六方一件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茶吊每樣准燒做宜興的八件，一面御製詩、一面畫畫，著丁觀鵬、張錫起稿呈覽，准時再做。于十月十一日員外郎郎正培將茶吊、茶葉罐上丁觀鵬、張錫畫得稿，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照樣准做，其詩字即著南邊寫。欽此。（乾隆十六年六月木作）

